

知味

灯下漫笔

# 冬日物语

◆叶剑秀

## 萝卜开胃

◆董全云

尤其爱吃母亲做的凉拌萝卜丝儿，水，脆，爽，加上那绿莹莹的芫荽段儿，虽是小菜，好吃养眼又开胃。

母亲说：冬吃萝卜夏吃姜，啥时候得吃啥东西。早起遛弯，路旁有菜农卖青萝卜，地上倒了一堆，三轮车上用棉被包裹着，是老品种——翘头青。我原来不懂怎样挑萝卜，母亲教我：拿起来沉，青头大的就没错。说与菜农，他直竖大拇指，说：“买吧，在菜窝里新取的，可以多放些日子。平时凉拌热炒，冷了炖汤，春节时萝卜炖牛肉，好得很。”

家乡人种萝卜，头伏萝卜二伏菜，都是些老品种，地八寸、大红袍、水果萝卜，也有种心里美的，只是个头略小。地八寸是大型的绿萝卜，俗称铁脚驴，地上三分之二，长得高。人走在萝卜地里一不小心常常会被它绊个趔趄。

秋忙季节，人们收割庄稼，大汗淋漓，口渴了就到萝卜地里拔棵大萝卜，用衣襟擦擦，膝盖一磕，嘎嘣入口，清爽消渴，嚼之清脆。生吃萝卜，这个画面最生动。汪曾祺在《人间滋味》中专门有篇《萝卜》，生嚼，凉拌，切片羊肉汤，味鲜除腥腻，尤其是西安的羊肉汤，羊肉面里面总会放几片薄的透明的萝卜片，鲜而清脆，吃了羊肉喝了羊肉汤，再吃几片萝卜片，妙不可言。

清明过后，饭桌上常有一盘蘸酱菜，婆婆丁、香葱段、小白菜、最醒目的是几粒樱桃小萝卜，拇指肚儿般大小，红色圆润，肉质雪白晶莹，入口甜淡清脆，还有一丝辣意。碧绿中一点点红，令人赏心悦目，吃的是盎然的春天。

母亲常做萝卜素丸子，萝卜擦丝拌入花生黄豆芽、面粉，调以十三香、精盐、花椒、味精。油锅翻滚，我们常站在灶台旁看着，直咽口水。萝卜丸子炸出来一盆金黄，外焦里嫩，现吃正好。清早小侄儿上学不好好吃早饭，炖萝卜丸子，佐以芫荽蒜苗，再倒点醋，香而温暖。

最开胃的是凉拌心里美萝卜，萝卜切丝，撒一点绵白糖，滴几滴老陈醋，颜色鲜艳，爽口清新，一扫浑浊之气。清代植物学家吴其浚赞心里美萝卜：“琼瑶一片，嚼如冷雪。”

萝卜做菜，最有名的是牛肉炖萝卜。先将牛肉切块，烧热油，将牛肉葱姜蒜一起爆炒至变色，放豆瓣酱炒匀。加水，烹入米酒、酱油。加细盐、白糖、胡椒粉。炖到八分熟入萝卜块，出锅撒一点香菜即可。一半菜一半汤汁，肉嫩不腻，萝卜入牛入味，浓郁厚重，浑然一体。

九月阳光清透，家家晒萝卜干，一大堆晒成一小箩筐。深冬用温水略焯。萝卜片又回如初，片片生机，炖菜配肉，劲道又去油腻。亦可晾晒萝卜条，深冬做成菜，味道纯正，还有嚼头。喝玉米粥，就咸萝卜条，实在对味，老公最喜母亲做的萝卜条咸菜，每次去母亲家必要，啥都不念，点名就要萝卜咸菜。

不知谁手机里播放着一首信天游：“红萝卜的胳膊儿，白萝卜的腿儿，花芯芯儿的脸蛋儿，红嘟嘟的嘴儿。”萝卜丰腴肥白，朋友看着萝卜，大约想起了出浴美人，满脸坏笑，有点心神涣散。上次吃萝卜时留了个发芽的萝卜头，干脆用碟子盛水泡段日子，厨房温暖，竟然婉转长大，开了几朵紫色的花。

“吃了萝卜喝热茶，气得大夫满街爬。”母亲又送我几个带着泥巴的大萝卜，她说过了立春节气，别忘了还要啃春呢！

冬天的乡村，满眼萧条。房舍和树木在生冷的天空下裸露着，寒风呜咽，催眠作息。鸡鸭蜷缩在窝棚里打盹，狗在村街上到处游走，忙着搜寻意外的惊喜。远方的雪若有所思，或许正在酝酿短期内还没有降临的消息。河水瘦弱慵懒，无声无息地流动着。街巷和田野冷清一片，到处是一幅枯萎褶皱的画面。

似乎，冬天乡村的主色调是灰蒙和落寞。其实，守旧的视觉往往被冬天乡村的表象所迷惑。行走于冬天的阡陌田野，双脚踩在冻裂的土地上，只要用心去丈量，或者俯下身来，深情亲吻一下脚下的黄土，与生养万物的土粒用心对话，忽然感到土地是温暖的，甚至还有微弱的气息和声音。

冬天似一位腴腆厚道的村姑，性情温婉含蓄，一汪清眸里裹满情韵，却把心事雪藏心底。仿佛在期遇一个心仪的人，或是悄然等待一个时机。也许，一声惊雷响起，她不再内敛，在某个春潮涌动的晚上，她会吧深藏已久的心语娓娓倾诉，甚至是恣肆高亢地放声高歌。

去村街上挪步游走，透过一扇扇窗棂的帷幔，仿佛可以窥见里面蕴藏着活跃气氛。一家几口偎依在舒适的家中，温馨着火锅或炖菜的滋味，念叨着儿女外出归家的日期，不紧不慢地咀嚼着一年的喜悦，甚或是酣畅地憧憬着来年的希冀与梦想。

冬天是四季轮回的节点，她承载了万物生命的消殒和孕育。在万物萧瑟中，冰封雪冻是一种景观，更是一种大美的气象。冬眠的深处，也许潜藏的火种正在悄然生成，随时可以点亮新年的征途。新的生命在大地的襁褓里安然生长，繁衍就有了奇妙的意义。等待一夜春风吹来，日子就有了明媚之光，冬藏的生灵，便能蓬勃勃起茁壮的力量，以鲜活优美的姿态，带着感恩冬天的情怀，破茧而出，化蛹成蝶，振翅飞翔。

冬天是季节的温暖驿站，在这里稍作停顿安歇，梳理一下旧岁经年的酸甜苦辣，展望或编织未来的前景，悠长修远的启程道路就在眼前，新年的出发便有了明确的方向。

冬天不是岁尾的终结归宿，而是开启前行的精美契约。或是一路荆棘，或是一地芬芳，莫怨命运的不公，只叹智慧与步伐的慎重选择。

冬天犹如胸怀博大的母亲，她宽容大度，似乎可以包容所有的欢乐与愁苦。她慈爱尽责，呵护着枯萎的万物生灵。她不与妩媚的春天比美，也不与骄纵的夏天攀附，更不与收获的秋天争功。她高尚的情怀是容忍。她能容忍

春天的讥讽嘲笑，也能容忍夏天的顽皮撒泼，更能容忍秋天的高傲自负。她骨骼如山，血脉里流淌着坚毅和倔强，担当和使命高于生命的头顶。

初冬的门刚拉开一条缝隙，干裂的西北风一路浩荡，肆虐而来，该落的趴下了，该逃的飞跑了。冬天母亲岿然不动，以厚实的身躯挺立抗拒，生猛狂吠的寒风一次次被制服，毫无气力地龟缩于田垄河道的缝隙里呻吟。寒霜有些不地道，常在夜间悄无声息地偷袭，阴险地把人间最后残存的鲜活植物，摧残成枯枝败叶。带有血气的冬天母亲早晨醒来，气恼不已，搓一搓厚实的双手，吧唧一巴掌，冰霜被拍扁在地面上，瞬间魂飞魄散。

冬天母亲与大自然的较量远没结束，更大规模的对峙正在酝酿。朔风凛冽，大雪封门。冬天母亲有足够的耐力和准备，在千百年的修行与历练中，学会了从容面对的本领。打前阵的寒风，一路张狂，尖啸而来，冬天母亲已经掐准了大雪行进的脚步，她早已把有益的生灵藏置于温度适宜的居所里，笑迎瑞雪飘来。

冬天母亲迎接大雪有独特的方式，甚至还带几分情趣。她号召天下所有的儿童和靓男靓女们，在雪地上堆雪人、打雪仗，以庆贺大雪带来的无尽欢喜，原本天地之间的一场对抗，却变成童趣与抒情的乐园。

喜罢乐罢，冬天母亲似乎还没尽兴，就设定一个隆重的节日，闭目念语，秘传旨意，呼唤身处异乡的男女儿女，各自回归故里，于是，华夏大地忙动起来，匆忙奔波，交叉流动，各自去寻找家的归途，只为赶赴一场亲情的团聚，一场辞旧迎新的盛大典礼。

豪华的庆典没有集中的地点，仪式是先祖们约定俗成的，需要在各家各户的自觉意识里进行。虽然不太严格，但其中的几项内容不可更改，大鱼大肉、粉条蔬菜是必须要备置的，爆竹对联是万不可缺少的。

一切准备妥当。对联贴上了，一声声鞭炮响起，满地开花。互问吉祥，互道平安，当满堂子孙的祝福送给老人时，慈祥的笑意绽放在老人亮堂的脸上，温暖而褶皱的手伸出去，便是压岁钱的红包，这年节也就有了完美精彩的情节。

冬天母亲的笑容安然生韵。开春的日子已经不远了，冬天母亲虽经风凄雨的强势侵袭，无数次与苦寒冰雪搏斗较量，但她始终无所畏惧，以高昂的姿态捍卫和呵护了万物生灵的尊严，顺利完成了又一次骄傲的孕育。

是的，她该分娩了，春天即将诞生。



云山图(国画) 柴清玉

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状元，老牛是个卖饼的。

宝庆和平街最末的一间小木屋，上插一黄布幌子，写着“留一饼”三个大字。幌子的左边，有一棵大桂花树，它到底活了多少年，没人能说得清，总之没五个汉子是别想抱住它的腰。桂花树底下，摆着张椅子，老牛没事就躺在椅子上摇着蒲扇，吹着风。

老牛这人，人善，心慈，可就是太固执。就拿这卖饼来说，十多年了，每天只做200个，一个不多，一个也不少。这些个饼，没半个时辰就被抢光了，弄得许多想吃的吃不到，吃到的吃不饱，怨气满街。

别别的铺子关了门，那些卖力气的汉子找不着填饱肚子的地，只得远远几步到老牛的铺子里。没一会，竟然排起了长队。

饼快卖完时，来了个白净男人，他从后面的队伍插了过来，摸出一两银子，往老牛桌上一掷：“两个饼，快点。”

老牛像是没听见，继续笑着装饼，笑着收银子。白净男人猛地一拍桌，银子跳得大拇指那么高：“老头，你聋吗？”

### 微型小说

## 留一饼

◆赵登科

不完的亲自送给街上的乞丐。

和平街的老张爷是个有头有脸的大人物，连当官的都敬他三分。这一天张爷过生日，许多卖吃的、卖喝的店铺，纷纷关了门，给张爷贺寿去了。老牛不去，管他张爷还是赵爷，他过他的寿，我卖我的饼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折扇男人果然来了，吃了几口饼，说了几句“好吃”，离开了。

折扇男人走了快一个月时，有人敲锣打鼓送来一块牌匾。轿子里走出来一个白净男人，男人揭开红布盖头，上写“留一饼”三个大字。

### 新书架

## 《时光是个老东西》

◆李啸

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时光是个老东西》，是三毛部落网络文学平台《三毛部落文丛》的首卷，收集了2015年该平台刊发的全部散文作品。这些作品以“乡愁”为创作主题，从不同视角，以不同的形式，概述了乡愁的全部含义。本书作者大部分为国内知名专业作家，其文笔流畅，语言优美，叙事抒情皆由心生，是一部全面记叙乡愁的高品质散文集。全书共分五部分内容：三毛部落诞生记、乡音乡愁、城市记忆、踏遍青山、深情追忆。

看热闹的人上一看那题款，惊了一声，“这……这竟然出自当今皇上的亲兄弟，康亲王之手。”

就在宝庆人都听说这事，来看康亲王亲笔题的字时，老牛铺子前的牌匾却不见了。宝庆人问他，他指指铺子中的一个角落，“在那呢！”

让老牛扬名的倒不是他的饼，也不是康亲王题的字，而是宝庆城人人都在传老牛要被杀头。你想想，把亲王题的字丢在墙角里，杀十次头恐怕都不够。

传言像一阵风，连宝庆的小角落都吹到了。宝庆人都早早地排队到老牛的店铺前买饼，生怕明天就吃不上。

可是，一月过去了，一年过去了，老牛的头还长在脖子上，还悠闲地在桂花树底下摇着蒲扇。

年到古稀的老牛，还是一个人在铺子里做饼。有好心的小伙子来老牛店里帮忙，有时会问起老牛做饼的诀窍，老牛总是笑笑：“你看这胖圆圆圈的饼，放高处不俯视你，放低处不仰视你……”

老牛走了，老牛走的前一天还在做饼。老牛的愿望是把最后一个饼带到棺材里，他做到了。

## 连载



上是让她出来散散心，躲开前夫的纠缠。实际上他有两方面的考虑：一是让她替他牢牢地掌管着“梅庄”的财务大权；二是想找个会把她介绍给恩师李德林。他自认为，他并无私心。他这是给将会成为“国家领导人”的老师，物色合适人选。

这时的王小美也就年近四十

王小美的身体，王小美就光焰焰地在那儿躺着，并没阻拦他，可他始终没有进去。这时，刘金鼎说了一句很难听的本地土话，他说：“你不是‘石女’吧？”王小美说：“不是。”后来，两人躺在床上说了一会话，各自默默地穿衣起床。临走的时候，刘金鼎说：“小美，你相信我么？”王小美说：“相信。”刘金鼎说：“我给你找个人。”

“梅庄”正式开张剪彩的那一天，李德林并没有到场。刘金鼎是故意不请他来的。刘金鼎是怕这个说不清来路、又“公私兼顾”的项目在李德林的查问下露了馅。他是等“梅庄”开张了一段时间后，才把他单独请来的。那一天的接待由王小美全程陪同。李德林来到“梅庄”后，刘金鼎就让王小美领着李副省长先去看“小麦试验田”。当三人站在“实验田”的地边上，刘金鼎对李德林介绍说：“老师，咱这个项目算是合资的。这位是梅陵县农业局派来的王小美同志，也是咱实验基地的主任。”李德林回头看了王小美一眼，“噢”了一声，说：“好哇”。接着，他漫不经心地随口

问：“梅陵现在一年种多少小麦？”王小美说：“三十七万八千四百五十七亩六分。”李德林又回头看了她一眼，说：“一亩播多少种子？”王小美说：“亩播三十五斤上下。”李德林说：“噢，种的啥品种？”王小美说：“城东是‘梅陵七号’，城西是‘矮墩’。”李德林说：“噢噢。那亩产呢？”王小美说：“九百到一千二。”“梅陵七号”最高达到一千三百五十七。”此时，李德林再次回头看了她一眼，说：“你怎么一口清啊？”王小美微微一笑，并没有解释。李德林说：“好啊，看来你这个主任是选对了。”可李德林并不知道，王小美在县农业局一直当统计员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也许在王小美的内心深处一直有“恋父情结”，或者是别的什么？初一见面的，王小美对这个身为副省长的温和老者印象极好。也许是在县里她习惯了那些基层科局长们喝五吆六的样子，猛一下见了这么一个和蔼可亲的省级领导，心里一下子就有了很多的暖意。

幸福自在平常中(国画) 袁汝波



幸福自在平常中(国画) 袁汝波

### 百姓记事

## 写春联

◆王宏治

我见过很多人写春联，但我唯独佩服父亲，因为他基本没上过学，靠自学识字，而且越写越好，写春联在老家那个小村子里小有名气。

父亲从小家里穷，只读过一年多小学，就退学随爷种地务农。后来遇上1942年大旱灾，爷爷被抓去当兵，在家生活无着落，只好跟着奶奶逃荒投亲到陕西宝鸡烟厂当了学徒工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返回老家。1952年，父亲随同本村长者去到山西省运城地区国营机瓦厂打工。其间，业余时间除积极参与职工夜校读书外，一直注重自学。由于学习、工作成绩突出，被发展为中共党员，转为国家干部。曾先后在国家、省、地级以上刊物发表文章。父亲学习的精神一直都是我们姐弟几个学习的榜样。

父亲年轻时，看到别人写春联非常羡慕，就帮着扶扶对纸、研研墨汁。村里有两个老写家，父亲很是佩服。看他们写得多了，父亲就自己学着写，一开始写不好，就下苦功练，直到写出了一手像样的毛笔字。从那之后，为附近的乡亲写春联就成了父亲推不掉的活儿，年年腊月，也是他最忙碌最充实的时候。

父亲一直非常注重内容，一方面收集报纸上发表的新春联，另一方面年年都要买《农家历》，那上面有很多对联，然后再反复琢磨，写出自己满意的内容。他给我和弟弟写的大门对联都是极有意义的家风方面的内容，每一次看到，都能感受到父亲的期望。

前几年，父亲不知在哪发现了一幅书法中堂，内容特别妙，主幅内容是：孙敬头悬梁，苏秦锥刺股；车胤囊萤学，孙康映雪读；诸人家虽贫，有志自勤苦；终亦酬壮志，功名留千古。两边的对联是：有关家国书常读，无益身心事莫为。让人看后很受启迪。他就开始临摹，中夜的隶书、对联的大篆、落款的行楷竟然越来越像。他出于兴趣，又到市场上的字画装裱店与老乡攀谈，要跟着人家学习装裱。老乡看出他是真想学，近80岁了也不会撑杆，也就没有保守，教会了全过程。就这样，父亲写好自己的装裱，给人家掏点成本费。两个姐姐的儿子结婚时，都把父亲的这幅字挂在正厅，得到了满堂喝彩。后来，要的人多了，父亲都尽量满足，前前后后写了二十多幅。传得最远的是在陕西泾阳的表弟，在他儿子结婚前求到了这幅中堂字，回去挂上，立马给在农村的家增色不少。表弟很快寄来了结婚录像光碟，迎新之前摄像机首先对准的，就是那幅中堂，老父亲看了，笑逐颜开。

“有关家国书常读，无益身心事莫为”，这估计是86岁的老父亲写得最多的一副对联了。

谢之长听了，说：“有道理。你说的有道理。”刘金鼎说：“老叔，想不想在省城弄一个？”谢之成长说：“弄，咱也弄一个。”不就是钱么。这钱花得值。”刘金鼎说：“要弄就弄个像样的会所。既可对外，也可对内，说不定还挣钱呢。主要是请上边领导吃个饭，联络联络各个方面，招揽些人才，人家也愿意去。”接着，刘金鼎还进一步启发说：“有了据点，在省城发展就有了根基。有了根基就等于是请了一只脚伸进了省城。这是个信息时代，将来八面来风，啥钱都拾不及……”听着听着，谢之成长心动了。他一拍桌子说：“干！咱说就干。得多少钱？”我出一千五百万。咋样？”刘金鼎想了想说：“地的事，我来跑。黄河滩地，也不花多少钱。另外，我找找李省长，想办法在扶贫资金里再调拨个四五百万（咱这儿对外是‘小麦实验基地’，也可以说是‘新农合’的一个试点嘛），一两千万也就差不多了。不够再说，一些个矿主也争着想投资哪……”话说到这里，在门外偷听的白守信一看有利可图，就推门进来：“谢总，刘

市长，你们带带我，让我也算一份吧。一小份。我跟我姐夫合出三百万，沾点仙气。叫我也算一份呗。”白守信是谢之长的亲信，他姐夫又是市里的税务局长，刘金鼎也不好说什么，很勉强地默认了。于是，三人一拍即合。当时还说定，刘金鼎和谢之成长各占百分之三十五的股份，白守信占了百分之五。其余的股份另说（后来给了几个煤矿的矿主）。这也成了三人间的秘密，不对外的。

“梅庄”建成后，由于地是借用李德林搞“小麦实验基地”的名义跑下来的。批文经过一层层盖章，上边都写的是“小麦实验基地”。名义上它姓“公”，是省里特批的，国家每年有少量的研究经费投入；暗地里，它又有私人资金注入，是股份制的。于是这么个地方就成了“半公半私”或者说“公私合营”式的会所，其中有很含糊的部分。所以，刘金鼎是色来“梅庄”第一个女人，是王小美。于是，王小美就成了梅陵农村所派驻省城“小麦实验基地”的第一任主任，同时也是这里主管财务的总经理。这里花的每一笔